

影音館 《職業特攻隊4：鬼影約章》——Perfect Sense

■文：大秀

快將55歲的湯魯斯，要向觀眾表示，他還可以拍動作片——在經已上畫的《職業特攻隊4：鬼影約章》裡，湯氏夥拍由動畫導演轉營真人電影導演的Brad Bird (前作有《超人特攻隊》)，一方面要表示Ethan Hunt (《職》的男主角) 還寶刀未老，另一方面，製作團隊要向觀眾顯示在CG世代科技製作橫行的年代，打真軍動作電影還是能令觀眾享受受到原始 (甚至久違了) 的官能刺激！電影配合一系列精心設計的動作場面 and 不少頗為「反科技」的點子，表現出超人如Ethan也難抵抗一些簡單的生活上之Fall Short。電影原創音樂再次找來Michael Giacchino，看看他又怎樣令MI (Mission Impossible) 變得有型！

片長133分鐘，原創音樂合共22首，沒有《龍紋身的女孩》般誇張音樂比電影還要長，Michael Giacchino在創作上的「想法」，主要是為場面服務——電影主要有幾個大場面，一是潛入克里姆林

宮，再來是在迪拜的酒店易裝和沙風暴追逐戰，然後就是印度的終極大戰。導演Brad Bird在節奏的處理上相當出色，所以Giacchino好像不費吹灰之力即能以計算準確的音樂，讓觀眾的官能體驗昇華——〈Kremlin with Anticipation〉、〈From Russia with Shove〉那樣小心sneak in、〈Mood India〉熱鬧浮誇、〈Eye of the Wriston〉尖刺小提琴警號式叫囂……緊張又忠於一向MI的弦樂獨大風，輕易就能製造出緊張感。大家耳熟能詳的主題音樂呢？這回被命名為〈Mission Impossible Theme—Out With A Bang Version〉，沒有更新鮮的玩法，反而驚喜就是把它放到電影End Credit部分，還有，就是縮短了長度，正如曲名一樣，短小精悍。

回顧多年MI電影系列，在電影音樂方面，每每讓



人「驚喜」——首集主題音樂，找來U2樂隊其中兩位成員Larry Mullen Jr.和Adam Clayton打造超有型電音，再由Danny Elfman負責配樂；第二集，Hans Zimmer負責原創音樂，一系列重搖滾/Nu-Metal樂隊助陣，又有眼面上的Metallica主唱主題曲〈I Disappear〉；第三集和第四集同樣由Michael Giacchino負責配樂，但都沒有用流行曲來襯托；第三集還有一首Kanye West負責的〈Impossible〉算是主題曲卻沒有收錄在原聲大碟上。MI電影系列，往往要引領動作片的潮流，但自首集後，它在電影音樂方面的前瞻性卻有點滯不前……第四集大收，據聞第五集打算乘勝追擊快速推出，到時，再看看他們怎樣經營其電影音樂吧！

畫里畫外

文、圖：章力行

緩慢的東京時光

最近看了香港本土電影《大藍湖》，整體的製作頗下心思，導演的誠意更毋庸置疑。然而，影片拍出來的效果，真實場景的地方性和電影團隊的外來者身份仍存在解決不了的隔閡，即使是導演有尋求故鄉認同的意圖。如何通過電影呈現生活的日常與空間，其實一點都不比拍商業片容易。

同樣為「行行企企」的電影類型 (也就是沒典型的劇情推動)，侯孝賢的《咖啡時光》就拍出了充滿生活氣息的東京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繁忙的東京鐵道線中微妙交織，悄悄醞釀着屬於都市的人情味，連日本人看了，都驚嘆怎麼一個外國導演能夠精確地掌握並表現出日本文化的特質。《咖啡時光》裡的東京，既不是涉谷招牌斑馬線與過馬路的蜂擁人潮，也不是淺草區專賺外國旅客的日本傳統表象。

充滿咖啡香與書卷氣的電影場景，都是在神保町完成的。神保町，一個與吸引外國遊客沾不上邊的舊街坊，一個日本時髦青年不屑一顧的書店區，卻正好成了展現老東京的最佳場景。傳統書店在東京是不容易生存的，神保町之所以保住其書香面貌，還是多得不靠店頭擺賣的出版社生意撐腰。不難發現，不單是小規模的出版社聚集在神保町，日本著名的大型出版社如集英、岩波與小學館等原來也盤踞於此。

戲中常駐二手書店的淺野忠信，對於無端闖進他生活的一青窈，有着無法言語的曖昧張力。兩人輕輕淡淡的關係，彷彿不留痕跡卻又相互關懷。其中精彩的一幕，是兩人坐在神保町非常舊式的咖啡館Erika，一青窈突如其來表示已經懷了前男友的孩子，而淺野忠信就一直保持着沉默，靜靜地喝咖啡。借用了這家老咖啡館的氛圍，小小的空間僅靠兩位老員工打點一切，侯孝賢無需大費周章就成功捕捉住一段足以接受沉默的信任關係。

自從看了《咖啡時光》，就一直想親身到神保町走一趟。然而非常遺憾的是，Erika不知甚麼原因已經休業了。原本想要到店裡喝一杯咖啡，享受一個緩慢的午後時光，卻只能望門興嘆。不過，能夠在神保町散步，足以體驗如侯導演鏡頭下，一個樸實無華的東京，輕輕地呼吸，溫暖而嫺雅。



港產片

■文：梁小島

3D龍門飛甲——當武俠告別陰柔



3D《龍門飛甲》的粵語版，讓人抱着港式武俠片的幻想進場，結果生硬的配音功夫讓影片的「神」跑了幾半。以普通話發音的演員，特別是內地演員，聲音塑造是一項基本功。學院訓練出來的人，更是通過整整4年扎实的「發聲」學習，讓聲音成為表演中性格塑造的重要部分。不過，聲音只是表面，實際上，這部電影可以看成為是在新技術下，武俠格局的重新定位。

在特效之下，影片的場景辨認更加模糊。《龍門飛甲》故事上與導演的早期作品《新龍門客棧》沒有太多的聯繫，但大漠孤煙下自成體系的客棧內戲，仍然是影片的内核。眾多的角色和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，鬥智與心理戰，是導演的長項。特意為突顯3D技術而設計客棧外的「地堡」的存在，與客棧裡應外合，倒也不突兀。只是，在很多港產片故事裡，類似「地堡」的存在常被當成世外桃源，是避世發情的重要空間。但《龍門飛甲》則放棄了這種浪漫，讓角色不留情不牽掛，沒有了港式的「陰柔」，也就少了武俠片裡的「俠情」，多了現實的理性和實用功能。

除了場景的安排，在人物關係上，這種過於明顯的實用功能也無處不在。《龍門飛甲》讓眼袋浮腫的李連杰繼續在天上飛，演對手戲的周迅由始至終以男兒身扮相；片中的短暫相逢雖然是僅有的「俠情」，但兩人之間的化學反應來不及產生，就被故事設計的60年一遇黑沙暴所扼殺。自然災難也是3D的最愛，但卻同時斬斷了故事原有關係的繼續發展。李宇春也是中性的形象，桂綸鎂既不美也不瀟，辜負了西域外族人的造型。而好不容易被保護下來的范曉萱，前2/3都是忍辱負重的婦人形象，卻在結尾搖身一變成了身手麻利的臥底。讓人深感遺憾之餘，也有些興致寡然。如果兵器沒有李仁港對細節的執着勁兒，色彩又沒有張藝謀的淋漓，3D之下的武俠片除了有前後景的武打動作和360度旋轉，還剩下甚麼值得令人回味呢？

電影海報也能說明一些東西：《龍門飛甲》的最大cast雖是李連杰，但陳坤的兩種造型：一個冷血，一個玩世，才暗示了誰是真正的看點。陳坤一人分飾兩角的設計，避免了過去2年來陳周 (陳坤+周迅) 大銀幕組合的視覺疲勞，也讓內地男一線演員成功跨越南北地域的口味隔閡，文戲與武戲都能兼備。

「第五代」彭小蓮 為電影執着的異類

2011年12月，距離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20周年祭日還有2個月時間，在深圳圓筒藝術空間，彭小蓮在一張簡單的小吧枱和一杯白開水面前，談起十多年前完成小川遺作《滿山紅柿》的各種故事。

彭小蓮，湖南茶陵人，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，被視為中國第五代導演中的異類，低調、邊緣。對她而言，能夠自由獨立地思考，是人生而活着最重要的東西，拍電影，必須講究聲光色調，心有所獲，至於邊緣，反而讓自己保持自由清醒。面對商業片，她擺擺手自認不是票房導演，「還是拍窮片好了。」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

彭小蓮小介：

彭小蓮，1953年6月生於上海。1978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，畢業後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導演工作。1989年赴紐約大學電影研究院學習，獲碩士學位。1996年後，回國擔任獨立電影製片人兼導演工作。主要電影作品包括：《我和我的同學們》(1986年)、《女人的故事》(1988年)、《上海紀事》(1998年)、紀錄片《滿山紅柿》(2001年)、「上海三部曲」《假裝沒感覺》(2002年)、《美麗上海》(2004年)和《上海倫巴》(2006年)。文學作品有劇本《艱難的真話》、小說《阿冰頓頓場》、《燃燒的聯繫》、《流放者的歸來》、《被廢蝕的渴望》等，紀實文學《他們的故事》、《理想主義的困惑：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》。

彭小蓮的名字和日本已故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一起出現的頻率，比和她同期畢業的中國第五代導演陳凱歌、田壯壯、李少紅等人一起的高得多。96年小川的遺孀洋子特意到中國找到彭小蓮，希望她完成丈夫未完作品——《滿山紅柿》。在語言、人力、資金都十分艱難的情況下，彭小蓮沿着小川的足跡再現了古屋村落正在消逝的「桃花源」景象：老婦人細心包裝着柿子，祝願吃柿人身體健康，屋內滿曬陽光，窗外滿山紅柿。

2011年深圳灣國際藝術節的影像單元，小川紳介的《壓制的森林》、《牧野村千年物語》和遺作《滿山紅柿》等成為重頭戲。彭小蓮也應邀作為演講嘉賓。鏗鏘有力的語氣，各種最高級形式的形容詞，時不時夾雜的國罵，讓觀眾嘩然大笑，她自己卻一臉認真。

第一個錄room tone的中國導演

在彭小蓮看來，拍電影太辛苦了，如果不是全心熱愛，很難堅持下來。「有人想出名，這是一種態度，無可厚非，但我喜歡的工作是由衷的熱愛的。」因此每一束光，每一個聲音的質感，每一幀片子的色調，每個細節都值得認真琢磨。就算拍的是獨立製作的片，彭小蓮最受不了的就是電影拍得粗糙、不美。

為了讓聲音真實反映所在的環境，在拍完一個場景的時候，她會堅持讓大家原地不動等錄音師錄room tone (編註：錄音師在沒有演員對話的情況下所錄下的環境音)。有次在內地拍片，錄完room tone時，錄音師很感激她，說她是第一個導演這麼做；以往導演喊停，大家搬機器的，拆線路的，很快就清完場了，再錄的聲音感覺已經不同。

她說：「我最喜歡我們的剪片助理，每次進剪片室，一定會戴上白手套，工作完以後用手套將椅面細細擦拭乾淨，實際上每天擦也不膩，但她擦完就會將手套扔到洗衣機。天氣晴朗的時候，我就看到窗外晾起一排白手套。」這也是一個對電影十分熱愛的人。

為甚麼那麼認真？

但是這樣的認真執着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，彭小蓮說，在中國經常被罵，「你為甚麼那麼認真？」人們很憤怒，可是要她不認真，她自己也

■小川紳介的電影劇照。



沒辦法。生命太匆匆。「我每天醒來就問自己，怎麼讓自己過得快活一點？」

她很直白，喜歡就用各種最高形式的形容詞去形容人家。「哇塞，那個鏡頭簡直是漂亮得嚇死人。」不喜歡的，她就直接拒絕。她不避諱地批判內地電影學院根本沒有教學生實踐的內容，意識形態太濃，「聽老師講影評，還不如去街上盜版碟店聽那個小孩說那部片是哪個導演拍的，哪些地方拍得如何牛逼。」她的片場，最怕遇到不聰明的人。「說也沒用，急死人。」也不用實習生，「本來拍的就是窮片，時間那麼趕，哪裡還有功夫手把手教你。」有一次群眾演員站錯位，本來要離開卻走錯方向誤入鏡頭，彭小蓮直接衝着人家一頓國罵，結果這群演員也不是好惹的，直接跟她桿上了，「你憑甚麼問候我媽？」她趕緊道歉：「對不起，我流氓。求求你，快點走開吧。」開講座有熱心的觀眾要留電子郵件，她也趕緊拒絕，「沒有時間回哪。」

女性的獨立思考

彭小蓮無論去哪裡，講課開講座都強調要讀書。她的讀書習慣，是知識分子的母親給自己留下的精神遺產。母親歷經多個政治運動，一生艱辛，彭小蓮從小受她的影響，除了讀書，還有更重要的作為一個女人自由思考、獨立的特質。

當別的女導演在說「我們不需要懂技術的時候」時，彭小蓮在為了學習使用最新的拍攝機器而接拍廣告，「我想知道怎麼用現在的機器做出更好看的效果」。她從來不強調自己女導演的身份，但是也看不慣有些男導演對於女性的「糟蹋」，「一部電影裡幾個女角色，要麼是青樓女子，要麼是受害者被強姦，女人在他們心裡沒有地位，拍出來的就很醜陋。」但中國的傳統，男性思想依然佔據重要地位，「你看女演員愈來愈漂亮，就說明了這一點。」



■彭小蓮



■《滿山紅柿》

但我根本記不住這些人。」

理想主義的困惑

小川為數不多的文字中，有一篇就是《關於彭小蓮》，對她的欣賞可見一斑。有人問小川跟她講了甚麼關於拍紀錄片的東西，「實際上，我們都在探討各種攝影器材。我講美國出了甚麼最新的攝影機，他在算計自己如何買到一部二手機器。」而在各種精心拍攝出來的鏡頭前面，最打動彭小蓮的，還是小川對被拍攝者、對土地的情感。

但在後來美國導演芭芭拉的紀錄片《奉獻》中，小川紳介組建的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公有制小集體，曾經拍出令世界為之震驚的紀錄片，每個成員在解散後卻都對小川進行了強烈的控訴。這宗崇拜小川的彭小蓮來講，簡直難以置信。完成《滿山紅柿》，乃至後來採訪胡風分子拍《紅日風暴》，對於彭小蓮而言，也是一次自己對理想主義的找尋，後來她寫下了16萬字的《理想主義的困惑——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》。

多年後的今天，彭小蓮為小川的精神找到了新的註解，在為此次電影放映所寫的文章中她說道：「20年後的今天，我愈來愈意識到小川的紀錄精神，不只是他個人的，是那一時代造就了一群這樣有理想、有良心的年輕人。」小川的影片手法新穎、觀點鮮明，與個性的獨立精神緊緊吻合，正是「這些樸素、毫不張揚的精神文化，在一點一點滲入到我們中間時，我們才會明白，甚麼是『文化』。只有當一個導演扎實地踩着自己的土地，一步一步走來，在土地上認真思考和觀察時，他的影片才會打動觀眾。」